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

(第四部)

周而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上海的早晨》是一部多卷长篇小说，它写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写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的面貌。小说用这一主线辐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

装帧、插图：华三川

上海的早晨(第四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2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frac{3}{8}$ 插页 8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0,000

书号 10810·3041

定价 1.85 元

—

莫有财厨房的客人都走了，各个房间的电灯也熄了，马慕韩请客的那间房间的电灯虽然还亮着，但是客人也走的差不多了，只有冯永祥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抽得正起劲哩。唐仲笙见冯永祥坐在沙发上稳稳不动，知道他一定有事体要商量，陪他坐在沙发上。马慕韩是今天的东道主，冯永祥和唐仲笙不走，他不好告辞。他笑嘻嘻地问冯永祥：

“阿永，再来一杯咖啡，怎么样？”

“慕韩兄要请客，小弟怎么敢推辞？”

“那么，”唐仲笙插上来说，“干脆再来一瓶白兰地。”

“仲笙兄今天的酒还没有喝够？”

“还想喝一点。”

唐仲笙并不说明，他的眼光对着冯永祥。马慕韩立刻明白了，当即叫了咖啡和白兰地，然后问冯永祥：

“要不要再来点下酒的小菜？”

“用不着了。”

“有酒就行了。”唐仲笙指着墙角上一张空沙发说，“坐下来，慢慢喝他个痛快。”

茶房送进来浓香喷鼻的咖啡和陈年的白兰地。冯永祥一见了陈年白兰地，精神顿时振作起来。他倒了许多白兰地在

咖啡里，搅了搅，喝了一口，对唐仲笙说：

“你也放点试试看。”

唐仲笙如法炮制，放了白兰地，喝了一口，回味地说：

“果然不错！”

“你虽然是老枪，这样喝咖啡恐怕还是第一次吧？”

“从来没这样喝过。”

“阿永喝咖啡大有讲究，在这方面是个老行家哩。”马慕韩也给自己杯里加了白兰地。

“祥兄在哪方面都是行家。”

“仲笙兄别把我捧到云里雾里去，弄得我昏昏沉沉的，那可吃不消。小弟在吃喝玩乐方面，倒是有点经验，说不上行家。拿抽烟来说吧，我是乌龟吃大麦，糟蹋粮食，一口进，一口出，不晓得胃口好坏。不象仲笙兄，闭着眼睛抽烟，只要抽这么一口两口，就晓得是啥牌子，这才是真正的行家哩！”

“品烟是小事，微不足道。怎么能够和你比哩。”

“税法该不是小事吧，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全靠你们的抬举。”唐仲笙歪过头去望了马慕韩一眼说，“没有你们两位，在上海滩上谁晓得唐某人哩！”

“那你太客气啦，上海滩上抽烟的人谁不晓得东华烟草公司的仙鹤牌香烟呢？提到东华，大家都知道唐仲笙是大老板。”

“这是工商界朋友捧场。以后还要靠你们两位提携提携。……”

冯永祥看他要谈到民建改选上头去，想起徐义德拜托他的事，再不讲，今天就要失去机会，连忙打断他的话，插上去说：

“提携二字不敢当，以后有啥事体，互相帮助吧。工商界的事体，总少不了我们的智多星。比方说徐义德吧，他家里最近出了事，找我帮忙，我就想找你们两位商量商量……”

马慕韩感到有点意外，刚才吃饭，徐义德神色自若，不象有事体的样子，慌忙问道：

“出了啥事体？”

冯永祥把徐守仁被捕的事向他们叙述了一番，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德公望子成龙，一会想送他上英国，一会又想叫他去美国，在香港读了一点书，又叫回上海。这孩子不好好读书，整天和阿飞流氓鬼混在一起，当然要出事体，听说现在已经解到提篮桥监狱里去了。你们看，我这个忙怎么帮法？”

“祥兄足智多谋，大概早想好了办法。”

“智多星这回可猜错了。”冯永祥摇摇头说，“正是没有想好办法，才同你们商量。我是受人之托，要了这个心愿。本来早就想约你们两位谈了，一直穷忙，没有找到机会。”

“智多星想想看，怎么帮忙好？”马慕韩把这件事体推在唐仲笙的身上，他自己暗中有在猜想冯永祥的意图。

“我们工商界没有办法，点子要出在政府方面。”

冯永祥接过去说：

“对，和政府方面的人谈谈，大概不成问题。阿飞偷点物事，是小事体；何况守仁这孩子年纪轻，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养成这个坏习气，上了坏人的当，料想不是他本人有意要偷的。难道徐总经理的大少爷会缺这么一点钱花？他绝不是主犯，顶多是个从犯，说不定还是个嫌疑犯哩。”

“祥兄分析的完全正确。”

马慕韩不大同意唐仲笙的恭维，说：

“这要看他自己的口供，不了解他在监狱里怎么说的。”

“德公说，守仁关进牢里后能讲啥，肯定不是他偷的，好象是阿飞有意要陷害他。”

“那不用帮忙就可以出来了。”

冯永祥问马慕韩：

“为啥？”

“你们不是说阿飞有意要陷害他吗？那是冤枉好人了，政府调查清爽，当然就释放了。”

冯永祥马上把话收回来：

“我看德公也许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儿子当了小偷，就是嫌疑犯，恐怕也很重。不然，为啥又解到提篮桥去呢？”

“这么说，比较接近事实。工商界真不幸，一桩桩丑事都出在我们工商界。这样的丑事，谁好意思向政府方面提？仲笙，你说是哦？”

“是啊。”

冯永祥心头一阵凉意掠过：他留下唐仲笙，本来想他会在旁边打边鼓，帮忙他劝说马慕韩，没料到马慕韩把唐仲笙抓过去，倒变成绊脚石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眼睛滴溜溜地一转动，笑了笑，慢吞吞地说：

“慕韩兄说的对，这的确是一件丑事，丢我们工商界的脸。不过事体已经发生了，如果不早点想法子，传扬开去，也不能增加我们脸上的光采。……”

唐仲笙暗暗佩服冯永祥的口才，感到刚才自己说的那一

句话得罪了冯永祥。目前正是酝酿改选民建上海分会的时机，谁也不能够得罪。他不等冯永祥说完，连忙补上一句：

“祥兄这个意见很值得考虑。”

“这还用说，阿永哪个意见不值得考虑？”

唐仲笙给马慕韩一质问，觉得今天晚上要特别小心，不能随便讲话。他没有再吭声，只是嘻嘻地笑了笑。冯永祥暗中支持了唐仲笙：

“不能这么说，我有些意见并不值得考虑。我讲话比慕韩兄差远了，没有你想的周密，也没有你的理论水平高。你要末不提意见，只要一提出来，嗨，没有一个人不五体投地佩服的。我这个小区区，在你面前算不了啥。”说到这里，他急转直下地说：“不过，我刚才提的这点小意见，倒值得两位明公考虑考虑。”

马慕韩见事体逼到面前，现在正是用冯永祥的时刻，不好给他难堪，便先发制人：

“阿永这个意见确是值得考虑。徐义德丢丑，我们工商界也没面子。这事，别人不好在政府首长面前提，只有德公亲自出马才行。”

冯永祥好不容易打开了一点门路，马上又叫马慕韩堵住，幸亏他的话还没有说死；冯永祥等了一会，心想唐仲笙可能助他一臂之力，不料智多星守口如瓶，连气也不吭一声，只好自己开口了：

“慕韩兄说的再对也没有了，这事非德公亲自出马不可。听说，他已向区里提了这件事体，区里表示也愿意帮忙，双方头寸都不够，这件事便拖下来了。”

“双方头寸怎么都不够？德公在区里的地位并不低呀！”唐仲笙开口了。

“德公在区里的地位是不低，可是在市里的地位并不高呀！同时，守仁已经解到提篮桥了，越出长宁区的范围，这事非在市里解决不可了。”

“德公直接找市里好了。”马慕韩的态度依然很坚决。

“我也劝德公直接找市里，他正在四处想办法。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好机会？”马慕韩困惑地望着冯永祥。

“当然是个好机会，简直是天上少有，地上绝无；千载难逢，万年不遇。你是我们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凡是对工商界有利的事，你都应该出头露面。代表我们工商界说话，政府当然器重你，工商界朋友也永世不忘你的恩情。德公是我们工商界难得的人材，现在不过是刚露头角，将来大展鸿图，一定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我们工商界有事，少不了要找铁算盘，特别是棉纺业，更是少不了这把手。和政府方面做斗争，他也有两下子，各方面的人都想拉他一把。现在帮他一个忙，他一辈子不感激你才怪哩。你要是不帮忙，他通过江菊霞去找史步老，这点子事体还办不了吗？我一听到他儿子被捕，在他面前稍为透露了一点风声，我说慕韩兄是我们工商界的真正领袖，史步老潘信老和宋其老这些老老，全是牌位，不顶事，真正有办法有前途的是我们慕韩兄。他急公好义，救困扶危，工商界哪位朋友有事找到他，唔，他总是竭力帮忙。他一帮忙，你一定成功。他听我这么一说，才不找别人，只等你的好消息。你说，这是不是个大好机会？”

“我在工商界算不了啥。”马慕韩嘴上虽然这么说，可是他心里认为：能够代表全国工商界的只有上海，能够代表上海工商界的只有棉纺业，而能够代表棉纺业的只有马慕韩，别人全不在话下。他认为自己在工商界应该坐第一把交椅，现在屈居在那些老老之下，不过因为自己年纪轻，阅历不深，资格也浅，要一步步来，在工商界里大显身手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次民建上海临工会的改选正是他活动的时机，也是上升的阶梯，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阶梯。他在民建和工商联得势之后，少不了要用许多人，徐义德虽然桀骜不驯，但毕竟是个难得的人材，以后有用的。何况给徐义德帮了忙，也可以让工商界的朋友看到马某人确实肯帮朋友的忙的。别看冯永祥嬉皮笑脸，用的心机却很深，抓住这一批人在手里，许多事体就好办了。

“慕韩兄太客气了，你要是在工商界不算啥，那我们这些人更是马尾吊豆腐——提不起了。全国工商界哪个不晓得上海马慕韩？别说政府重视你，许多事体都要看看你的态度，连外宾到中国来访问，都要求到你家做客，和你亲自谈谈哩。”

“仲笙兄说的完全是真实情况。不过越是有地位的人越是谦虚，越是有办法的人越不肯随便答应人家帮忙。其实，德公这件事体，只要慕韩兄向政府首长便中提一下，一定十拿九稳。”冯永祥歪过头去问唐仲笙，“你说，是哦？”

“当然没问题。”

马慕韩顺势接上去说：

“老实说，德公的事体不大好办。他既然出了事，我们也不好袖手旁观。我不是不肯帮忙，不过要他向政府或者统战

部方面提出来，我们再从旁说一下就方便了。”

他说完话，端起面前的杯子来想喝口咖啡。咖啡已经完全凉了，他把杯子放下。冯永祥见他已经答应了，高兴地站起来说：

“这方面我去安排，要德公亲自到统战部去一趟，过两天，你再和政府首长谈。”他拿起那瓶陈年的白兰地，倒了满满三杯，分送他们两人面前，举起杯来，对马慕韩说，“我代表德公先谢谢你！”

大家碰了杯，一饮而尽。

二

棉纺织同业公会那座乳黄色的西式洋楼比过去更加热闹了，整天有人进进出出，大门的院子里老是停满簇崭新的小轿车，一律是黑色的，贼亮。进门向右手走去，是一间宽敞的阅览室，整整齐齐排列着最新的杂志和书籍。阅览室对面，隔着一条甬道，是文娱室。这个文娱室又分成两部分，左边进去，一排摆着三张落袋弹子台，碧绿的台呢，色泽光润，没有一点损伤，看上去刚装好没有几天。有几个人在打，因为电灯的光线都聚集在台子上，人的面孔倒反而看不大清楚。走进文娱室右边，便有一股油漆味扑鼻而来，使你不得不四面张望，那景象叫人另眼相看。四面墙壁全是乳黄色，油光发亮的地板是嫩黄色，地板上放着几大块软绵绵的浅蓝色的厚垫子，靠上面墙角的厚垫子上放着一匹没有腿的咖啡色木马，和木马并排放着的是一只没有底的赭色的木船，左右船舷上各有一把赭色的木桨，十分结实。在木马和木船后面不远的地方，从屋顶倒吊下两根大拇指粗细的绳子，尾端挂着两个紫黑色的皮吊圈。……

这些都是马慕韩的精心杰作。他骑在木马上，就象是在中山路骑在真正的马上一样，右手拿着缰绳，两腿夹紧，让它飞跃奔驰。他在上面不过骑了十来分钟的样子，已经汗流浹背了。他让马停了下来，回过头去看冯永祥：

“阿永，这滋味怎么样？”

冯永祥坐在木船里，两手抓着桨，正在吃力地一前一后划动，额角上不断流下汗珠子来。他停下了桨，用手背拭去额角上的汗珠子，喘了一口气，说：

“这滋味妙极哪！就是有点吃不消。……乖乖龙的咚！我不过划了十多分钟，就弄得我满身大汗，要是再划十多分钟，一定要把身上的汗流个精光，吃多少剂补药也不顶事，说不定还要赔上我这条小命哩。”

“这么说，我害了阿永，要吃人命官司哪！”

“不，这和你没有关系。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和你一同来白相，完完全全是自觉自愿。”冯永祥从木船里站了起来，向四面扫了一眼，耸一耸肩膀，在马慕韩面前伸出大拇指来说，“你想想真妙，这个文娱室不仅在上海只此一家，就是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有些医院也有这种设备，不过一般俱乐部里是没有的。”

“我指的是一般俱乐部里，从来没有见过。华东医院有这个设备，我好象见过。”

“世界上没有你没见过的物事。”马慕韩从木马上下来，指着旁门说，“进去洗个澡吧。”

马慕韩和冯永祥洗了淋浴出来，走进紧靠隔壁的一间休息室，里面陈设简单朴素，墙上没有一幅字画，也没有任何装饰，只是正面墙上挂着一幅简易太极拳图表，靠下面窗户那里摆了两套沙发，形成一个半圆圈，在半圆圈的左边放着一张小圆桌和四张皮椅子，紫色丝绒呢的桌面上有两副美国玻璃扑

克。这是棉纺工业资方代理人联谊会的密室。冯永祥一跨进休息室的门，不禁拍手叫好：

“妙，妙，实在太妙了，简直妙不可酱油！”

“满意哦？阿永。”

“太满意了，慕韩兄，你把密室放在文娱室里面，而且是在浴室隔壁，一点也不显眼，这一着想得再绝也没有了。”冯永祥走到小圆桌那里说，“嚟，这里还有两副扑克，布置得真细致！”

“现在办事不得不想的周到些，万一有人闯进来，一大堆人在屋子里，走不出去，打一副桥牌，便可以解围了。”

“老兄深谋远虑，办事周密细致，给我们工商界造福不浅，大家一定要好好感谢你才是。”

“要感谢的不是我，是你……”

“谁不知道你拿出五亿来办联谊会？文娱室电动的运动器具是你建议和设计的。怎么感谢起我来呢？”

“你忘记了吗？阿永，谁提议要布置密室的？”

“是我提议的。星二聚餐会解散之后，老实说，我心里感到有点空虚，闲下来没有一个去处，也没有一个谈心的地方。德公建议的那个轮流请客办法，当然也不错，可是究竟麻烦，要商量时间，要商量地点，还要发通知，叫厨子，没有星二聚餐会方便。再发起聚餐会吧，怕引起误会，有了联谊会的密室，活动就方便了，大家随时可以来，要谈到啥辰光就谈到啥辰光。谈完了，在这里吃饭也方便。我只是提议要有这么一个地方，要是没有你的精心设计也不会实现的，应该归功于你才是！”

“应该感谢你的建议！”

“不，不，应该感谢你的设计！”

休息室外边传来一阵黄莺般的娇滴滴的笑声：

“哎哟，别客气啦，再客气，要把文娱室弄垮啦！”

笑声还没有完全消逝，江菊霞带着一脸笑容走进来了，劈口就说：

“原来是你们两位在这里，我还以为是谁哩！”

冯永祥走上前去，对着她毕恭毕敬地一揖到底，曲着背，高声说道：

“小生不知宫主驾到，有失远迎，千万恕罪！”

江菊霞有意忍住笑，一本正经地问他：

“我不恕你的罪怎样？”

“那小生只有请求一死了之啊！”冯永祥低着头说。

“好，免你一死，下次不准再嬉皮笑脸了。”

“感谢皇恩浩荡，永世不忘！”

“平身。”

冯永祥又是一揖，然后才伸直了腰，笑着说：

“你这位宫主好厉害，差点叫我的脑袋搬家！”

“谁叫你给大姐开玩笑的？”

马慕韩站在旁边一直没吭声，见他们还要闹下去，便插上来说：

“别再演戏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吧。”

“我的眼福浅，没有机会看到两位名角的戏。”唐仲笙从江菊霞身后走上来说。

“不忙，以后有的是机会。”马慕韩让大家坐下，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吗？筹备主任。”

那次在棉纺织同业公会召开资方代理人座谈会上，有些人希望有个活动场所，冯永祥说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大家也跟着说这是群众的一致要求。会后，马慕韩要江菊霞向棉纺织同业公会公方副主委探听口气。公方副主委没有表示态度，说是要问工商联的意见。马慕韩和冯永祥商量，钻公方副主委的空子，让江菊霞先对工商联主委史步云谈，说公方副主委没有意见，要问工商联方面有没有意见。史步云当然没有意见，当工商联正副主委碰头会上，顺便提了一下这件事，大家听说棉纺织同业公会公方副主委没有意见，工商联方面自然不必提意见。于是便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江菊霞是筹备主任，潘宏福是副主任。这一阵子江菊霞整天坐在公会里指挥，忙得上气不接下气，马慕韩在经济方面暗中大力支持，他和冯永祥又多方提出建议，亲自设计，一切事体办的倒也顺手。几个核心人物约好，今天下午四点钟在这里检查一下筹备工作。江菊霞提早半小时到达，没有想到还有人到的比她更早，因为马慕韩想了解一下所装的电动运动器具，拉冯永祥一道来试试。她对马慕韩说：

“准备的大体差不多了，懋廉兄要的厨子也找好了。我从莫有财那里找到了一个好的淮扬厨子，懋廉兄也介绍来一个福建厨子，手艺也不错，留哪个厨子还没有确定，你们的意见呢？”

“懋廉兄喜欢吃福建菜，我可不喜欢吃那些糟味。”马慕韩听到福建菜就摇头。

“江大姐花了一番心血，找来淮扬厨子，又是莫有财介绍，我想一定不错，就留下淮扬厨子吧。”

冯永祥在这些人当中，胃口数他最好。啥地方的名菜，哪一国的名酒，哪一种名牌烟，他都想尝尝。他见唐仲笙附和马慕韩的意见，怕得罪金懋廉，他答应金懋廉留下福建厨子。冯永祥答应了事，别人怎么能推翻？他说：

“江大姐找的淮扬厨子，我拥护；懋廉兄介绍的福建厨子，我也赞成。我们这个联谊会将来一定要大发展，说不定可以成立文化宫，多雇个把厨子算不了啥。好菜也不能常吃，有时要调换调换胃口。福建菜用糟是太多了一点，不过有些不用糟的菜倒也不错。慕韩兄，你说是哦？”

“阿永的话不会错。”

“慕韩兄是统帅风度，不但可以网罗各方面的人材，就是在吃饭方面也照顾各个方面，真了不起！”冯永祥在马慕韩面前伸出大拇指来。

“啥事体经过祥兄的嘴，意义就完全不同，连厨子问题也看得比我们深一层。”

冯永祥向唐仲笙拱拱手，

“多蒙夸奖，不敢领受，小弟怎么能够和军师相比？岂不折煞人也么哥！”

“你是工商界真正的军师，我不过是你手下一员末将罢了。”

“好一个末将！可别把我折死了！”

“厨子事就这么定吧。”江菊霞说，“联谊会组织简章也起草好了，请大家看看。”

她打开漆黑的手提包，取出三份简章草案分送给他们。马慕韩看了一遍，没有马上表示意见，问唐仲笙有啥地方要修改